原著与荧幕之间:紫金陈小说电视剧改编的叙事研究

徐皎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甘肃兰州 733000)

[摘要] 当下国产悬疑网络剧产业发展日趋繁荣,紫金陈以极具辨识度的社会派推理写作风格,跻身国内悬疑 IP 影视化改编领域的核心作家行列。其《无证之罪》《坏小孩》《长夜难明》《低智商犯罪》等多部经典作品相继完成影视改编,收获市场热度与专业口碑的双重认可。相较于多数悬疑网剧固化的单一线性叙事模式,该系列改编作品在叙事架构上大胆创新,运用多视角叙事、时空交错嵌套等手法构建叙事体系,同时塑造出层次丰满的人物形象。改编作品在完成文学文本向影像文本艺术转译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艺术表达与思想内涵的双重提升,逐步构建起独具本土文化特质的社会派悬疑影视改编范式。

[关键词] 紫金陈;网络小说;影视改编;叙事重构;

Between Original Works and the Screen: A Narrative Study on the TV Adaptations of Zijin Chen's Novels

XU Jia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3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The domestic online suspense drama industry is thriving nowadays. With his highly distinctive writing style of social reasoning, Zijin Chen has become one of the leading writers in the adaptation of domestic suspense IPs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Many of his classic works, including Undocumented Crimes, The Bad Kids, The Long Night and Low-IQ Crime, have been successively adapted into screen productions, winning both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critical acclaim.Unlike most online suspense dramas that adopt a rigid single linear narrative, these adapted works make bold innovations in narrative structure. They construct narrative frameworks through multi-perspective narration and interwoven timelines, while creating well-rounded characters. Realizing the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from literary texts to audiovisual works, the adaptations have achieved improvements in both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gradually formed a local paradigm for the screen adaptation of social suspense works with distinct Chinese cultural features.

[Keyword] Zijin Chen; online novels; screen adaptation;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

徐皎,女,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国产网络悬疑剧已经迈入精品化、现实主义化的发展新阶段。以爱奇艺“迷雾剧场”为代表的影视平台，推出一系列具有艺术价值与社会影响力的剧集，而紫金陈的推理小说正是这一赛道的核心内容源头。不同于东野圭吾等国外社会派推理作家，紫金陈扎根中国本土社会语境，聚焦城市化进程中的阶层矛盾、人性异化及青少年成长等现实问题，跳出了传统推理小说中重诡计、轻内涵的创作局限，构建出极具本土特色的社会派推理叙事体系。同时紫金陈的核心推理作品均实现影视化落地，且呈现出“剧作评分普遍高于原著”的独特改编现象，这在国内 IP 改编领域极为罕见。《无证之罪》打破国产悬疑剧的写实尺度，《隐秘的角落》凭借细腻的人性刻画引爆全民讨论，《沉默的真相》以极致的正义坚守成为国产悬疑剧标杆，而 2026 年热播的《低智商犯罪》更是突破暗黑悬疑框架，开辟了喜剧推理的改编新路径。一系列爆款改编作品，让“紫金陈 IP”成为国产悬疑影视的金字招牌，也形成了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跨媒介传播案例。

一、紫金陈文学宇宙中的叙事范式

（一）社会派推理：解密与追问

本格派注重缜密的推理与解谜，将破案过程视为侦探与罪犯之间的智力游戏，而社会派则更加注重“运用逻辑推理探究犯罪的社会原因，揭示社会的矛盾和恶习，着重分析各类人物犯罪的动机，反映各种社会角色心中潜在的矛盾和苦恼”。[1]紫金陈的小说便归属于社会派推理的类型谱系，将叙事的重心从“谁是凶手”转向了“为何犯罪”。在他的笔下，没有绝对的恶人，只有被现实步步裹挟、推向深渊的普通人；再或者是通过原生家庭的创伤表达现实的不公，通过社会的冷漠折射生活的黑暗。这些原因层层累积、步步施压，最终迫使平凡人突破道德与法律底线，酿成悲剧。这一创作逻辑贯穿在他的所有核心作品中。在《无证之罪》中，跳出传统创作框架，直接讲述正义者在亲人蒙冤导致求告无门的绝境中，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寻求公道，诉说出底层小人物的悲凉；《坏小孩》则聚焦孩童的人性异化，直接撕开畸形亲子关系与成人虚伪的现实问题，直白展现了朱朝阳等人在恶劣环境中逐步黑化的全过程；而《长夜难明》更是将紫金陈的社会派格局推向顶峰，将个人命运与时代问题深度绑定。通过讲述检察官江阳为一桩尘封多年的冤案耗费十余载光阴，倾尽所有的前程、名誉、家庭乃至性命，以蝼蚁之躯抗衡庞大的黑暗体系的故事，表达出紫金陈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揭露，让故事本身成为对良知、底线与社会正义的深度叩问。

细看其三部曲，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的叙事演进路径即从个体犯罪到社会造恶再到理想抗争，紫金陈在叙事主题上的递进，展现出了社会派推理作家特有的问题意识和关切层次。这种从“谁犯了罪”到“为什么犯罪”再到“如何还逝者正义”的叙事递进，不仅拓宽了类型文学的表达边界，也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话题性和情感共鸣力。

（二）非二元的人物叙事体系

除了社会派叙事内核外，立体多元的人物体系也是紫金陈文学宇宙中的核心叙事范式。传统悬疑推理文学普遍遵循“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人物模式，警察代表绝对正义，罪犯代表纯粹邪恶，人物形象扁平固化，叙事功能远大于人物本身的人性价值。而在紫金陈的文本中，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他的文本内核极具悲剧性，在剧情的发展中，受众往往能感觉到人性中的“恶”并非绝对，作品通过群像描摹的方式，赋予人物善恶两面，清醒地勾画人性的复杂。正义的执法者会产生迷茫与妥协，作恶的犯罪者也拥有无奈与悲情，平凡的普通人会在欲望与困境中摇摆堕落。《隐秘的角落》（《坏小孩》）中塑造了多个典型的圆形人物形象，借人物的眼神、表情及动作等展现了丰富的心理活动，内在心理与外在言行形成的强烈反差，将人性的复杂多面展现得淋漓尽

致。[2]张东升主动提出带岳父母爬山散心，却借拍照之际将二老推下山崖，其伪善、残忍之举将内心的阴暗面暴露无遗。然而，在暴雨天收留无处栖身的孩子、对生病的普普流露的恻隐之心、搭救被绑架的朱朝阳等一系列行为又暗示了其善良的一面。

区别于前作中沉重悲情的风格，《低智商犯罪》以荒诞戏剧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物的构建。以主角张一昂极具荒诞感的核心台词“要怀疑怀疑的怀疑”作为全篇叙事的生发原点。这句看似玩世不恭、充满语言戏谑的台词，颠覆了传统刑侦严谨刻板的话语体系，成为贯穿整部作品的叙事线索。正是这一句非常规的刑侦思考，让张一昂对三江口副局长意外身亡的既定结论产生质疑，由此触发一系列乌龙探案、笨贼闹剧、权钱黑幕揭露的完整叙事链条。一句解构式的自我反问，撬动起市井犯罪、官场乱象、人性贪愚交织的全景叙事，以轻松诙谐的话语冲动，完成对世俗荒诞、人性虚荣与制度漏洞的隐性批判。这种非二元对立的叙事范式，是紫金陈文学创作的核心特色，也是其影视改编能够持续出圈的关键。相较于扁平的符号化人物，灰色立体的人物群像更适合影视镜头的细腻演绎，能够通过演员的表演、镜头的刻画、细节的铺垫，从而放大人物的人性张力，让改编剧集更具真实感与艺术深度。

（三）理性框架与生活化质感

紫金陈的悬疑创作始终坚守推理文学的核心准则，以严谨的因果逻辑搭建案件脉络，从作案动机、手法布局、证据链条到人物行为、剧情反转，均经过精密推演，形成无漏洞的叙事闭环。《无证之罪》以“雪人杀人案”为核心，串联起复仇、救赎、法理博弈三重叙事线，每一起案件、每一次人物抉择，都遵循人性逻辑与现实法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坏小孩》以三个孩子的意外目击为切入点，通过一次次谎言、算计、对峙的逻辑推演，撕开人性幽暗的层层褶皱；《长夜难明》更是以十年翻案的长线叙事，构建起司法不公、权力裹挟、人性坚守的完整逻辑链条，从个体牺牲到群体失语，所有剧情推进均依托严密的现实逻辑，无悬浮化、套路化的剧情漏洞。这种极致理性的叙事架构，为影视改编提供了稳固的剧情骨架，让改编作品能够守住悬疑类型片的核心底色。此外，紫金陈的社会派推理跳出了个体罪案的叙事局限，以理性、客观、冷峻的视角剖析社会现实问题，聚焦阶层差距、司法漏洞、人性异化、权力失衡等现实议题。其叙事全程摒弃主观抒情与说教，通过客观的案件推演与人物命运走向，完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这种理性克制的批判内核，是紫金陈作品区别于普通悬疑小说的核心特质，也是其影视改编作品具备深度与格局的根本原因。

二、紫金陈小说改编中的叙事重构

（一）叙事结构的转向

紫金陈的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有一条清晰的原则即一切为解谜服务。无论是早期的《无证之罪》，还是转型期的《坏小孩》和《长夜难明》，其叙事时间线基本遵循“案件发生—线索浮现—推理推进—真相揭露”的线性逻辑结构。以《长夜难明》为例，小说从张超地铁抛尸案写起，以刑辩律师张超当庭翻供制造戏剧性开局，随后通过严良的走访调查，逐步回溯江阳等人长达十年的翻案历程。这一结构在推理小说中称得上精巧，其根本目的是调动读者的推理参与，让读者跟随严良的视角逐步拼凑真相。这种倒叙的叙事策略的根源在于紫金陈小说的核心读者群是推理迷。他们对爽感的期待，首先来自谜题的精巧和逻辑的自洽。因此，小说叙事结构的最高准则是减少冗余，保持叙事效率，让读者尽快进入解谜程序。在改编为网剧之后，叙事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沉默的真相》采用了罕见的三线并行叙事即 2010 年严良调查地铁抛尸案、2003 年江阳开始接触侯贵平案、2000 年侯贵平支教期间被害事件。三条时间线在全剧中被频繁交叉剪辑，通过相似构图、匹配剪辑和声效衔接进行无缝跳转，例如江阳在 2003 年推开一扇门，镜头一转，2010 年的严良正从同一位置走出。这种剪辑策略并非炫

技，而是为观众创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独特观赏体验，让观众始终置身于三个时空之中，目睹正义被一次次扑灭，又目睹江阳在时间流逝中逐渐被摧毁。这一结构的叙事重心从查案转向对江阳命运的关注，这正是从逻辑驱动向情感驱动的关键转移。

类似的结构也出现在《隐秘的角落》中。小说《坏小孩》以朱朝阳的日记为叙事框架，时间线相对单纯。而剧集加入了大量闪回段落，反复展现朱朝阳与父母之间的创伤性记忆，以及与妹妹朱晶晶的相处细节。这些闪回并不推动案情发展，但构成了人物行为的情感线索，为朱朝阳的选择提供了心理依据。这一结构转向之所以发生，根源于小说与影视的接受方式差异。小说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读者可以反复回翻并且自行梳理时间线。因此，复杂的逻辑结构在文字中可以被接受。而影视观看是被动的过程，如果剧集仅仅追求解谜的逻辑快感，观众很容易迷失在复杂的信息中而放弃观看。因此影视改编就需要找到一种替代性的驱动力来牵引观众，而最有效的替代品就是情感。

（二）主题意涵的重构

文学的影视改编并非是对原著主题的颠覆与重构，而是基于原作内核的二次创作。在主题表达层面，原著与影视改编始终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展开，而各类衍生的次要主题依附铺展，从而不断丰富核心内涵的阐释维度。同时，小说主题凝聚着作者的核心创作理念与情感表达，改编创作也始终受原著精神内核的约束，因此影视改编不会彻底摒弃原著主旨，而是在整体叙事基调与核心思想基础上对原作主题进行有效延续与保留。紫金陈系列推理小说的影视改编作品基本都遵循原著核心主题，在此基础上完成艺术化加工，从而实现原著精神内核的有效表达。《无证之罪》的原著与改编剧集，均围绕情理与法理的博弈冲突展开核心探讨。在法理层面上，法律规则具有了绝对的公正性，任何个人情感与境遇困境都无法成为逾越法律底线、实施犯罪行为的正当理由；但从人性层面而言，人具有天然的情感属性，情感冲动与个人执念往往会冲击理性规则，这也让情与法的冲突成为罪案叙事中恒久的现实议题。《隐秘的角落》中也完整保留了原作《坏小孩》的现实批判主题，延续了对离异家庭创伤、校园暴力、“刑二代”生存困境等社会议题的探讨，仅在表现手法上形成文本与影视的媒介差异。[3]原著通过文字的直白性真实地揭露了未成年人潜藏的人性之恶，在叙事上也更加直白尖锐、极具冲击力；而影视改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直白的暗黑书写，以隐喻、细节铺垫、氛围烘托等含蓄的视听手法，慢慢展露出青少年内心的阴暗与挣扎，以更温和的表达方式传递现实的反思，让剧集兼具观赏性与正向教育价值，从而实现了原著主题的柔性延续。

（三）叙事情节的丰富

紫金陈的小说本身就具备极强的故事性与戏剧性，紧凑的叙事节奏与激烈的矛盾冲突使其天然适配影视化转化。在改编过程中，创作团队始终尊重原著叙事基底，完整保留原作的核心矛盾与情节主线，同时为了适配网络剧的传播特性与观众审美需求，剧集在不违背原著叙事逻辑的前提下，也适度增加戏剧化情节，有效提升了剧集的观赏性与艺术感染力。《沉默的真相》在原著《长夜难明》主线基础上，新增三条原创副线，使剧集更加具有丰富的叙事维度，同时也激化剧情矛盾但不干扰核心剧情。一是张晓倩报社支线；二是延伸原著“致命照片”伏笔，增设照相馆老板支线；三是原创卧底警察刘明洋支线，其境遇与江阳高度契合，严良、江阳、侯贵平分别充当行动的主体，由此构成了一种一环套一环的“涵盖式”的结构。[4]这种原创副线让原本略显单薄的叙事线索变得丰厚起来，在不断推动故事发展中使人物形象立体饱满。除此之外，喜剧风格的《低智商犯罪》同样完成了优质情节扩容。原著以荒诞乌龙犯罪为核心，剧集在改编中坚守原著黑色幽默内核，完整保留核心案件与人物关系，新增大量市井生活、基层执法日常、小人物生存百态及角色趣味博弈细节。新增情节贴合人物性格与故

事语境，填补了原著叙事留白，在延续紫金陈作品缜密叙事底色的同时，丰富了剧情层次，让单一的罪案叙事更丰满立体，大幅提升了剧集内容厚度与大众观赏性，从而实现原著框架下的合理化扩容。

结语

紫金陈的小说之所以能够一部接一部地改编成爆款剧，是因为他的故事本身是扎根于本土的环境当中的。无论表达阶层差距还是家庭创伤，这些都是观众能够真切感受到的痛点和困境。与此同时，他的原著又给影视改编留足了空间，人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黑即白，叙事也足够扎实经得起拆解，案情背后也藏着复杂的社会成因。而一部能真正受到广大观众青睐的影视剧，应该从各个方面都尽可能做到尊重原著、尊重受众，尤其是对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的成功还原。[5]因此，改编团队需要根据影像媒介的特点，尊重原著，适当地把小说里偏重逻辑推演的结构转化为更容易让人共情的情感线索；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和表演把灰色人物的内心拉扯呈现出来，并且适当丰富支线细节让故事更有血肉。因此，改编剧集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同时，往往比小说更让人揪心、更耐看。原著和荧幕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彼此成就。紫金陈的案例说明，好的类型文学改编完全可以做到既叫好又叫座，也是能够传递现实思考又不失观赏性的。

[参考文献]

[1]张富丽，于杨.社会派推理与女性悬疑书写——紫金陈的“双星”视角[J].中国图书评论，2024，(8):117-122.

[2]李小君.《隐秘的角落》：现实题材网络剧的反差叙事艺术探究[J].电影评介，2021，(1):102-105.

[3]韩传喜，范晓琳.媒介融合时代网络文学改编剧的坚守与突破——以《隐秘的角落》为个案[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3):65-75.

[4]龙莉.《沉默的真相》的时空叙事与镜头艺术表达[J].电影文学，2021，(2):112-114.

[5]李燕临，齐维颢.网络文学影视剧改编的现行生态与重构审视[J].当代作家评论，2020，(4):27-31.